WORLD OF WARCRAFT
THE WAR WITHIN
心臟地帶
3
血脈

故事

ADAM CHRISTOPHER

插畫

BRUSH SAUCE STUDIO

編輯

CHLOE FRABONI

設計和藝術總監

COREY PETERSCHMIDT

劇情顧問

SEAN COPELAND

創意顧問

RAPHAEL AHAD, KEITH RILEY CO, AARON COOK, ABIGAIL MANUEL,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製作人

BRIANNE MESSINA, AMBER PROUE-THIBODEAU, CARLOS RENTA, TAKAYUKI SHIMBO

Blizzard.com

©2024 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Blizzard 及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標誌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暴雪娛樂出版。

故事純屬虛構。作者或美術作品中出現的名字、角色、地點和事件皆純屬想像或僅做虛構情節用途，若與現實中的人、企業、事件或當地文化雷同，純屬巧合。

暴雪娛樂對任何作者或第三方網站出版之內容並沒有控制權，也毋需負起任何相關責任。

索爾氣喘吁吁地驚醒。他想起身，但有一雙手溫柔地將他推回行軍床上。

「放輕鬆，親愛的。」

索爾眨眨眼，讓視線變得清晰。「阿格拉。」他低聲道。在她的幫助下，索爾慢慢坐起身，然後，突然回過神來，用手指摸了摸被箭矢射中的地方。還是一碰就痛，但傷口已經治療好了，手臂也不再麻木。

「洛克許的技術很高超。」阿格拉道。「他們說需要一點時間，你的力氣才能徹底恢復，不過我想他們低估了你的體質。」她露出微笑。「我不確定他們是否相信你能在如此糟糕的狀態下，大老遠從激流堡走過來。」

索爾哼了一聲。「我昏迷多久了？」

「幾個小時而已。」

索爾將雙腳移到地上，讓阿格拉幫助他站起來。他摟住阿格拉，手指順著她的下顎線拂過。「見到你真好，吾愛。」

「我也是。」她道她停頓一下。「我真希望，我能在你醒來

時，讓你聽到好消息。」

索爾嘆了口氣。「嘉亞拉那邊不順利嗎？」

阿格拉搖了搖頭。「情勢非常…不妙。」

索爾揉揉酸痛的肩膀。「我猜到了。」他環視四周，發現他們處在簡陋的軍事營房中。在營房的另一側還有一張行軍床，索爾的護甲就放在那上面，那曾是奧格林•末日錘的護甲。

索爾再次回想起穿越高地的那段旅程，在半夢半醒間看見的畫面清晰地浮現在腦海中。他走了過去，開始著裝，心想這一切未免太過離奇，如今他又回到這裡，穿著末日錘的護甲，而獸人與人類之間的舊仇又再次掀起波瀾。

艾澤拉斯如何才能跳脫這個輪迴，放下而非遺忘過往的仇恨，然後讓歷史不再重演？

他拿起巨大的尖刺肩甲放在肩上，隨即開始綁緊胸前的帶子。「我必須馬上跟嘉亞拉談談。」

「高爾。」阿格拉道。「那可能比你想的還難。」

索爾咕噥了一聲。「但她知道我人在這裡？」

「當然知道。幸好她派出去的巡邏隊找到了你。她不認為激流堡會願意跟你談判。」

索爾開始穿上他的靴子。「那現在可以來談了。」

「你不明白。」阿格拉道。「她不會同意見你的。」

「先看看情況。」索爾道。

索爾沿著基地曲折狹長的通道走，阿格拉緊跟在後，直到他抵達門口站著兩名柯爾克隆的房間，衛兵不加思索地退到一旁，讓他通過。看來達納斯在波拉勒斯說的話是真的：雖然索爾永遠沒有理由去驗證這一點，但是在沒有大酋長的情況下，柯爾克隆仍會聽從他的命令。一走進議事廳，他就看到嘉亞拉站在桌旁，桌上放著一張地圖，旁邊還有另外兩個獸人。一個是柯爾克隆的現任將軍塔爾加，而另一個綠膚灰鬚的戰士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索爾再次回想起穿越高地的那段旅程，在半夢半醒間看見的畫面清晰地浮現在腦海中。

他走了過去，開始著裝，心想這一切未免太過離奇，如今他又回到這裡，穿著末日錘的護甲，而獸人與人類之間的舊仇又再次掀起波瀾。

「伊崔格！」索爾喊道，走過去跟他的老朋友打招呼。「黑石氏族來這裡是有什麼事嗎？」

伊崔格熱情地與索爾擁抱。「身負外交任務的人不只你一個，索爾。但我很高興在這裡看到你。你的意見能讓我們受益良多。」

聽到這個評價，嘉亞拉面露不悅。「伊崔格建議我退一步，但高地的土地上還灑滿我們族人的鮮血。」她怒視索爾，他看得出她怒火中燒，從前的他也經常這樣。他心想，他跟嘉亞拉在很多方面都很像。

「但這裡歸*我*指揮。」嘉亞拉對著伊崔格道，然後再度轉向索爾。「如果我需要你的意見，高爾，我早就向你請教了。」

索爾不願就此放棄。「我似乎來得太晚了，這點我非常抱歉。但我有話要跟你說，嘉亞拉。」他轉頭看向他的另一半。「相信阿格拉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你了。」

「她說了很多我早就知道的事。」嘉亞拉道。「而你挑了最糟的時間來，我的朋友。」

「時間恐怕不是我們能決定的。」索爾道。「但我真心向你求助。」

嘉亞拉嘆了口氣。「我可以幫你…只要解決掉激流堡，確保我的族人安全無虞。」

索爾瞥了伊崔格一眼，但老獸人只是搖了搖他的頭。如果嘉亞拉已經尋求黑石酋長的意見，那情勢顯然極為不妙。他必須效法伊崔格。他來這裡並非為了逼迫嘉亞拉與他們合作。他是為了協商而來。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索爾道，同時指向地圖。「也許我們可以互相幫忙。」

嘉亞拉毫無動作，一邊緊盯著索爾，一邊咬緊牙關。然後她點點頭，似乎冷靜下來了。

「好。」她開口道。「自從來到這裡，我們一直跟激流堡和平共處。」她指了指他們在地圖上的位置。「當地的掠食者是我們共同的心腹大患，削減牠們的數量對雙方都有好處。後來，當

「時間恐怕不是我們能決定的。」索爾道。「但我真心向你求助。」

嘉亞拉嘆了口氣。「我可以幫你…只要解決掉激流堡，確保我的族人安全無虞。」

達納斯•托爾貝恩必須出使到暴風城時，他任命他的姪女瑪蘭擔任攝政王。她上任不到幾個月，就打破和平，開始擴大第七軍團的援軍。」她將多枚棋子丟到桌上，代表援軍。「她說這是為了協助激流堡履行自己的責任，確保掠食者不會侵害農場，但他們士兵的巡邏範圍很快就越變越大，離他們的根據地越來越遠。雙方部隊原本的友好互動，演變成肢體暴力。今天的小規模衝突象徵情勢再度升級，她卻完全不打算收手。」

「那些人類只會一直挑釁。」塔爾加開口道。「他們只會冷嘲熱諷。」

「他們讓我們別無選擇。」嘉亞拉道。「想要確保我們族人的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將柯爾克隆調來這裡，強化基地的防禦。」她將另一種顏色的棋子放在桌上，重重擺在落錘鎮的位置旁。

索爾嘆了口氣。「瑪蘭顯然也會把這個舉動視為對自己的威嚇。」他深深地看了塔爾加一眼。「雙方不斷增兵，很可能會引發可怕的後果。應該有別的做法。」

嘉亞拉笑了一下。「那麼，請告訴我們。」

「對話。」索爾道。他指了指伊崔格。「外交。協商。此時此刻，珍娜•普勞德摩爾女士就在激流堡，負有和我一樣的使命。」

「那就祝她好運吧。」嘉亞拉道。「瑪蘭•托爾貝恩可不是願意對話的人。她更喜歡讓她的弓箭手替她發聲。還有，就像我說過的，她還不打算收手。」

「說明情況。」索爾道。

「我們知道激流堡正在計劃發動攻擊。」塔爾加開口道。「這次不是小打小鬧：他們打算佔領土地，擴大地盤。」

阿格拉走到桌旁。「他們打算攻打落錘鎮？」

「那些懦夫才不敢。」嘉亞拉道。「他們的目標是格沙克農場。」她在地圖上指了出來。「要是瑪蘭認為她可以輕輕鬆鬆趕跑我們的農民，那她可就大錯特錯了。」她看著索爾。「相信我，就算有第七軍團，光憑瑪格哈的兵力，就能把激流堡打得潰

不成軍，更別說還有柯爾克隆在。很多人會死，但那些人不會是獸人。」

索爾看著嘉亞拉，看著她眼裡的怒火。她跟自己真的很像，卻也…很不一樣。實話實說，他也曾遭遇和她一樣的處境。但索爾會試著變通，而嘉亞拉卻喜歡以硬碰硬。也許是因為她來自另一個世界，另一條時間線，奉行過去的德拉諾優勝劣敗的原則。

他搖了搖頭。「嘉亞拉，要是激流堡被滅，聯盟將會全力出擊。一定*有*其他選擇。」

「外交嗎？」嘉亞拉吐了口口水。「你進行*外交任務*的時候，被*他們的*弓箭手射了一箭。我們的敵人設伏，準備屠殺我們的平民，然後你跟我提外交？瑪蘭•托爾貝恩想要毀滅我們。她認為自己的勝利是迎向和平的唯一途徑。」

索爾覺得頭腦一熱，朝嘉亞拉逼近一步。「那就讓她*看到*！率先釋出善意。我要求你！向她證明，*永遠*有更好的做法。」

「高爾，你在害怕什麼？」嘉亞拉吼道。「休戰讓你變得自滿。軟弱。就像我們的父親！」

我們的父親。

索爾頓時目瞪口呆。「你說什麼？」

但嘉亞拉沒聽見。「我活著，而杜洛坦死了，都是因為我看過仇恨失控的樣子，並且有勇氣挺身對抗。」她的拳頭朝戰議桌用力一捶。「不久前，人類才把獸人當成*奴隸*，關在這個地方。阿格拉告訴我，解放他們的人是你！還是你已經忘記你身上這副護甲的來歷？哥哥？」

聽到這裡，索爾退了一步。他眨眨眼，覺得心煩意亂。

「夠了！」阿格拉阻止嘉亞拉說下去。她一隻手搭在索爾的手臂。他轉頭看著她…然後他看到了。她的表情毫無意外。

*「哥哥？」*他開口道。

阿格拉瞪大雙眼。「高爾，我…」

「你*早就*知道了？」他點點頭。「你早就知道了。」

索爾推開她，頭也不回地衝出議事廳。

「高爾，你在害怕什麼？」嘉亞拉吼道。「休戰讓你變得自滿。軟弱。就像我們的父親！」

我們的父親。

索爾頓時目瞪口呆。「你說什麼？」

回到要塞之後，珍娜在自己的房中沉思許久，清楚知道如果她無法讓達納斯的親人了解事情的輕重緩急，她就不得不在明天離開。多餘空白隨著時間逐漸流逝，她嘆了一口氣，決定親自去找瑪蘭。今天激流堡有人員死傷，瑪蘭的情緒必然會相當激動。來到日暮時分，珍娜希望她並沒有錯失良機。

不過，當她一打開房門，卻意外發現瑪蘭就站在門口，看起來精疲力盡，又有點不好意思。

「我…想為我先前的口不擇言道歉。」她開口道。「我只是一時嘴快。」

「不必在意。」珍娜道。「但我還想再跟你談一下。」

「我們找個隱密的地方吧。」瑪蘭提議道。「避開城堡中的耳目。」

瑪蘭帶著珍娜走進一個長條形的石廳，裡面充滿涼意，光線昏暗，唯一的照明只有瑪蘭從牆壁取下的火把，以及珍娜法杖發出的微光。石廳顯然歷史悠久，位於激流堡要塞下方的深處。她們順著漫長的螺旋階梯一路向下，處處可見經歷了數百年洗禮的痕跡，而構成石廳牆壁的磚頭，其形狀和大小也與上層城市截然不同。

瑪蘭停下腳步，高舉火把。「我們走在阿拉索的遺跡中。」她開口道。「那個古老王國僅存的殘骸，舊世界最後的回音。一個適合我們無所不談的地方。」

珍娜點點頭。「我從小就聽過那個傳說，述說索拉丁見到了他父親身穿黑狼皮的幻影，以及他建立了人類的第一個王國。」

但瑪蘭搖搖頭。「不是傳說。*而是歷史*。一段我必須發揚光大的歷史。一段絕不能遺忘的歷史。」她嘆了口氣，轉向珍娜。「我很想繼續我們先前的對話，但我想先跟你談談這個。」她拿出皺成一團的羊皮紙。

在昏暗的光線下，珍娜瞪大雙眼。那是她寫給達納斯的信。

「你的獸人朋友應該深刻體會過了，我的間諜大師札塔西亞是個射箭高手。失去寶貴的馬匹有點可惜，但在戰爭中，犧牲是必要的。」

珍娜法杖發出的光芒亮了一點。「瑪蘭。」她道。「請審慎行事。」

瑪蘭充耳不聞。「當我聽說你來了。」她道。「我以為你是來幫我的。以為你可能*理解*我的叔叔讓我們面對的處境。」

她停頓了一陣子，珍娜吸口氣，開口道。

「瑪蘭，我想向你提出我的忠告。」她先道。「但我的忠告必須基於真相和善意。謊言對你有害無利。」

瑪蘭用力抓緊手中的羊皮紙。「讓我聽聽你真正的忠告。」

珍娜咬緊牙關，心想道。現在開始，必須小心措辭。

「瑪格哈是身經百戰的民族。」她道。「而柯爾克隆則是部落最精銳的戰士。如果與瑪格哈的衝突愈演愈烈，你會輸。你說你希望保護你的人民，照顧他們。那就與嘉亞拉議和，透過友誼，讓雙方人民共存共榮。」

瑪蘭思考了一下。「跟我一起站在這個大廳的人，是全艾澤拉斯最強大的法師，一個讓聯盟在羅德隆之戰中佔上風的人。然後你還是告訴我，我會輸？」

聽到這，珍娜嘆了口氣。「我是來給你我的建議，瑪蘭，不是我的魔法。」

瑪蘭與珍娜對視了一下子，然後轉身走向石廳的另一端。她停下腳步，跪了下來，她的火把照亮地板上龐大的黑色物體。

珍娜跟著瑪蘭走了過去，當她看清那是什麼東西，不禁倒抽一口氣。

那是一隻死去的巨狼，身上還套著其柯爾克隆狼騎兵的韁繩。她過去曾數次與索爾談起這種獸人坐騎，尤其是對霜狼氏族來說，獸人與狼之間的關係是奠基於尊重和友誼，而非懲戒和馴服。這隻可憐的生物身形巨大，黑色的厚毛皮在火光下閃閃發亮。

瑪蘭站起身，將火把放在牆壁的火把架上，從腰帶上拔出一把曲刃短刀。她抓住巨狼後腦杓的毛髮，一把拉起。巨狼的嘴巴隨之張開，露出尖銳的白牙。

「我們的人民受苦受難。」瑪蘭一邊動手，一邊道。「從我

「我們的人民受苦受難。」瑪蘭一邊動手，一邊道。「從我有記憶以來，激流堡接二連三遭遇打擊。先在這座城堡住了一陣子，隨後急忙逃到鄉下，或是在盟友的碉堡間四處流浪。在這段經歷中，我只學到了我們光榮的歷史，還有眼睜睜看著我的父母死亡，我的叔叔一次又一次披掛上陣。我坐困在這個要塞中，覺得相當無助，並意識到阿拉索的傳承幾乎蕩然無存。」

有記憶以來，激流堡接二連三遭遇打擊。先在這座城堡住了一陣子，隨後急忙逃到鄉下，或是在盟友的碉堡間四處流浪。在這段經歷中，我只學到了我們光榮的歷史，還有眼睜睜看著我的父母死亡，我的叔叔一次又一次披掛上陣。我坐困在這個要塞中，覺得相當無助，並意識到阿拉索的傳承幾乎蕩然無存。」

珍娜一臉驚恐地看著瑪蘭開始剝下狼皮，她知道這個舉動代表什麼，這令她作嘔。

「達拉然的墜落象徵又一個人類王國的消逝，而近來，這已經成了稀鬆平常的事。吉爾尼斯長久以來飽受狼人詛咒所苦，而我們也對發生在奧特蘭克…或羅德隆的事閉口不談。」

瑪蘭將毛皮與肌肉和骨骼分離，發出恐怖的撕扯聲。「在第四次大戰，你差點失去自己的王位。而暴風王國…過去明明是個*落後*的國家，現在卻帶領我們，決定*我們*有資格分到聯盟的多少資源。」

激流堡的攝政王現在小心翼翼地割下狼皮，掂了掂手中血淋淋的戰利品。她將短刀插回刀鞘，將狼皮從那頭狼身上扯了下來，鋪在阿拉索的古老石板上。「人民向我們尋求力量，但我們卻一次又一次讓他們為聯盟賣命。激流堡的士兵在挨餓，卻要把糧食送給聯盟的軍隊。我們派人去為聯盟打仗，而我們的孩子卻對那些顯赫的傳承一無所知。我們掙扎求生，擊退巨魔、辛迪加或更強大的敵人。」

瑪蘭後退，再一次取下牆上的火把。在搖曳的火光中，珍娜可以看見瑪蘭身上晶瑩的汗水，她因劇烈活動而不斷起伏的胸口。但她還看到了其他東西。攝政王沉默地站在狼皮前，低頭看著它，一臉陶醉，即使那分明是她一手造就出來的東西。

珍娜終於意識到真相，而她的心也逐漸沉了下去。

瑪蘭不只是個欠缺經驗的統治者和理想主義者。

她還是個*虔信者*。對所謂的光榮歷史深信不疑，而珍娜知道那不過是幻想。瑪蘭信奉一個她從未親身經歷過的黃金年代，這是錯誤甚至危險的情感寄託。

瑪蘭看向珍娜。「阿拉希高地屬於人類。珍娜，這裡是一個

偉大帝國的中心，直到現在，*我們*身上仍流著他們的血。我們必須驅逐所有入侵者，奪回我們的王國。這是我們的天賦權利。索拉丁正是為此而戰。而我們…*我*…註定要延續他的傳承。」

珍娜努力壓下自己的鄙夷，開口道。「瑪蘭，你正在自取滅亡。」

「珍娜，你願意幫我嗎？」

珍娜搖搖她的頭，一時不知該說什麼。

此時瑪蘭看起來蓄勢準備出擊。

「我早就知道你不可能理解。」她道。「我很抱歉。」

珍娜覺得傳來一陣刺痛，某個東西噹啷落在石板上。珍娜迅速伸手摸一下自己的頸部，發現指尖沾了一點血。她轉過身，看到一名弓箭手從他們身後走廊的暗處現身。一名披著黑色連帽長披風的女性。她應該就是札塔西亞，射傷索爾、攔截珍娜信件的那名弓箭手。

珍娜隨即身體一軟，倒在堅硬的地板上，手中的法杖也滾到一邊。她抬起頭，試著注視瑪蘭，但周圍的世界卻開始變灰。

瑪蘭彎腰撿起地板上的毒鏢，然後收好狼皮。「那並不致命，對吧？我可禁不起整個聯盟與我們為敵。」

弓箭手冷笑一聲。「海洋之女今晚會睡得很好。」

然後珍娜陷入一片黑暗。

關於作者

Adam Christopher 是紐約時報暢銷書籍《Star Wars: Shadow of the Sith》以及《Stranger Things: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的作者。他也為熱門的 CBS 電視節目《福爾摩斯與華生》以及獲獎的電玩遊戲系列《冤罪殺機》撰寫過官方周邊小說。Adam 是阿奇漫畫 21 世紀的超級英雄「盾牌俠」的聯合創作者，他也為映像漫畫的 Greg Rucka 與 Michael Lark 創作的《拉撒路》系列以及 Big Finish 的《超時空奇俠》宇宙撰寫過。他不僅是國際暢銷書籍《Star Wars: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週年選集系列的貢獻者，Adam 還為 IDW 撰寫了全年齡適讀的《Star Wars Adventures》漫畫。Adam 的原創小說包括《Made to Kill》以及《The Burning Dark》等，而他的出道小說《Empire State》也榮獲了《SciFi Now》與《金融時報》的年度最佳書籍